

沉乍浮龜隨後推逼鼉自分死冒來先入幔與
女辭訣女遂動心哭云失其姻好于是漸差或
問巫曰魅者歸于一物今安得有三巫云虵是
傳通龜是媒人鼉是其對所獲三物悉以示春
春始知靈驗皆殺之

異苑

宋元嘉中廣州有三人共在山中伐木忽見石
窠有三卵大如升取煮之湯始熱聞林中如風
雨聲須臾一虵大十圍長四五丈逕來湯中銜
卵而去三人未幾皆死

宋長干寺有釋曇穎會稽人少出家謹于戒行
善巧宣唱天然獨絕穎嘗患癰瘡積治不除房
內恒供養一觀世音像晨夕禮拜求差此疾異
時忽見一虵從像後緣壁上屋須臾有一鼠子
從屋墮地涎唾沐身狀如已死穎候似活卽取
竹刮除涎唾又聞虵所吞鼠能療瘡疾卽行取
涎唾以傳癰上所傳旣遍鼠亦還活信宿之間
瘡痍頓盡方悟虵之與鼠皆是祈請所致

高僧傳

揚州有虵市市人鬻珠玉而雜貨蛟布蛟人卽

泉先也又名泉客

述異記

僧稠于雲門山寺所住禪窟前有深坑見被毛之人偉而胡貌置釜然火水將沸涌俄有大蟒從水中出欲入釜內稠以足撥之蟒遂入水毛人亦隱其夜因致男子神來頂拜稠云弟子有兒歲為惡神所啗兒子等惜命不敢當弟子衰老將死故自供食蒙師護故得免斯難稠索水湫之奄成雲霧

梁高僧傳

武強縣耆宿云邑人有行于道見一小蛇疑其

不靈持而養之名曰檐生長而吞噬人里中患之遂捕繫獄檐生負而奔邑淪為湖縣長及吏咸為魚矣今縣東北半許里有淵謂之郎君淵耆宿又言縣淪之日其子東奔又陷于此故淵得郎君之名矣

水經注

東魏孝靜帝武定中有大蛇見武牢城上時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武牢叛死者數千人後司馬消難之任武牢蛇又見消難亦叛土人謂之

雌龍

後漢書

昔迦毘摩羅尊者至西印度城口有大山山有一石窟尊者山行數里逢一大蟒尊者直進其窟蟒遂盤繞尊者身尊者因與受三皈依蟒聽訖而去後有一老人素服而出合掌問訊尊者曰汝何所止荅曰我昔嘗為比丘多樂寂靜有初學比丘數來請益而我煩于應荅起嗔恨想命終墮于蟒身住于窟中今已千載適遇尊者獲聞戒法故來謝耳

鷲若以筒盛棄之若以繩繫置地解放有鼠入屋作檻盛出棄之患蝎蜈蚣蚰蜒入屋若以弊物若泥團掃帚盛裹棄之在外解放若房舍夜患蝙蝠晝患燕鳥入佛言聽織作籠疎障若作向櫺子遮時有老病比丘拾虱棄地佛言不應爾聽以器盛若綿拾著中若虱走出應作筒盛若虱出筒應作蓋塞隨其寒暑加以臙食將養之也四分律佛在王舍城迦蘭陀竹林時彼城中有一長者名曰賢面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多諸諂曲慳貪

月十卷六
卷之四九
四三
高麗堂
嫉妬終無施心乃至飛鳥驅不近舍有諸沙門
及婆羅門貧窮乞匄從其乞者惡口罵之其後
命終受毒蛇身還守本財有近之者瞋目猛盛
怒眼視之能令使死頻婆娑羅王聞已心懷驚
怪今此毒蛇見人則害唯佛能調作是念已卽
將羣臣往詣佛所頂禮佛足却坐一面具白前
事唯願世尊降伏此蛇莫使害人佛唱許可于
其後日着衣持鉢往詣蛇所蛇見佛來瞋恚熾
盛欲螫如來佛以慈力于王指端放五色光明

照彼蛇身卽得清涼熱毒消除心懷喜悅舉頭
四顧是何福人能放此光照我身體使得清涼
快不可言爾時世尊見蛇調伏而告本緣蛇聞
佛語深自剋責蓋障雲除自憶宿命作長者時
所作惡業今得是報方于佛前深生敬信佛告
之言汝于前身不順我語受此蛇形今宜調順
受我教敕蛇荅佛言隨佛見授不敢違敕佛告
蛇言汝若調順入我鉢中佛語已竟尋入鉢中
將詣林中王及羣臣聞佛世尊調化毒蛇盛鉢

中來合國人民皆往共看虵見衆人深生慚愧
厭此虵身即便命終生忉利天卽自念言我造
何福得來生天卽自觀察見在世間受毒虵身
由見佛故生敬信心厭惡虵身得來生此受天
快樂今當還報佛世尊恩齋持香華光明照耀
來詣佛所前禮佛足供養訖已却坐一面聽佛
說法心開意解得須陀洹果

百緣經

昔聞舍衛國中佛與阿難曠野中行于田畔見
有伏藏佛告阿難是大毒虵阿難曰佛是惡毒

虵爾時田中有一耕人聞佛阿難說有毒虵作
是念言我當視沙門以何爲惡毒虵卽往其所
見真金聚而作是言沙門所言是毒虵者乃是
好金卽取此金還置家中其人先貧衣食不供
以得金故轉得富饒衣食自恣王家策伺怪其
卒富而糺舉之繫在獄中先所得金旣已用盡
猶不得免將加刑戮其人唱言毒虵阿難惡毒
虵世尊傍人聞之以狀白王喚彼人而問之曰
何故唱言毒虵阿難惡毒虵世尊其人白王我

于往時在田耕種聞佛阿難說言毒蛇惡毒蛇
我于今者方乃悟解王聞此說遂放去之

大莊嚴論

○以下魚

戲人掌以時戲為梁春獻王鮪辨魚物為魚鱣鼈
以共王膳羞

周禮

牛躅之霍不生魴鱉巢幕之窠不容鵠卵

新論

寸鮪泛迹濫水之中則謂天下無四海之廣也
芒蠋宛轉果核之內則謂八極之界盡於茲也

抱林

東海之魚墜一鱗崑崙之木落一葉聖人皆能

知之虞喜志林

鹹水之魚不遊於江淡水之魚不入於海

曹植說

魚生流水中則背鱗白生止水中則背鱗黑

異物

志

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

招水多鮮魚其狀如鼈其音如羊

山海經

涓水多鱖魚其狀如鱣魚動則其邑有大兵

漢水多鰲魼之魚其狀如覆魼鳥首而魚翼魚

尾音如磬石之聲是生珠玉

檄蟲之山食水出焉其中多鱖鱖之魚其狀如犁牛其音如彘鳴

番條之山減水出焉其中多魃魚

一名黃頰音感

東始之山泚水多茈魚其狀如鮒一首而十身

其臭如麩蕪食之不糲

乎謂反止失氣也

龍魚陵居在其北狀如狸

或曰龍魚似狸一角

一曰鰕

音遐

即有神聖乘此以行九野

九域之野

一曰鱉魚

鱉音惡橫

也在天野非其為魚也如鯉

鳥鼠同穴之山滋水出焉西注於漢水多如鮒之魚是生珠玉

抵山有魚焉其狀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

鮓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鮓冬死而夏生食之

無腫疾

郎翼之澤其中多赤鱗其狀如魚而人面其音

如鴛鴦食之不疥

黑水有鱒魚其狀如鮒而彘毛見則天下

大旱

泰器之山觀水出焉是多文鱈魚狀如鯉魚魚

身而鳥翼蒼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遊于東海以夜飛其音如鸞雞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見則天下大穰

陵羊之澤是多冉遺之魚魚身蛇首六足其目如馬耳食之使人不昧可以禦凶

羸魚魚身而鳥翼音如鴛鴦見則其邑大水諸毗之水其中多滑魚其狀如鱣赤背其音如梧食之已疣

芑湖之水其中多儵魚其狀如雞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其音如鵲食之可以已憂

譙水多何羅之魚一首而十身其音如犬吠食之已癰

涿光之山囂水出焉其中多鰓鰓之魚其狀如鵲而十翼鱗皆在羽端其音如鵲可以禦火食之不癰

未塗之水其中多倮螭其狀如黃蛇魚翼出入有光見則其邑大旱

沢水多箴魚其狀如儵其喙如箴食之無疾

獄法之山瀼澤之水其中多鱧魚其狀如鯉而雞足食之已疣

晉水多紫其狀如儵而赤鱗其音如叱食之不驕

决决之水多人魚其狀如鯿魚四足其音如嬰兒食之無癡疾

諸懷之水其中多鮪魚魚身而犬首其音如嬰兒食之已狂

橐水多修辟之魚狀如鼯而白喙其音如鴟食之已白癰

來需之水其中多鱗魚黑文其狀如鮒食者不腫合水多騰魚狀如鰕蒼文赤尾食者不癰可以爲瘻

鯿魚狀如螯蝓而長距足白而對食者無蠱疾可以禦兵

余澤多珠蟹魚其狀如肺而有目六足有珠其味酸甘食之無癘

蒼體之水其中多鱈魚其狀如鯉而六首食之

不疣

鬲水多薄魚其狀如鱸魚而一目其音如歐見則天下大旱

餘如之澤其中多鰓魚其狀如魚而鳥翼出入有光其音如鴛鴦見則天下大旱

渠豬之水多豪魚狀如鮪赤喙尾赤羽可以已

白癩

勞水多飛魚狀如鮒魚食之已痔上

驪山其上有美棗其中多飛魚其狀如豚而赤

丈服之不畏雷

鴈門之水其中多鮪鮪之魚

音沛或作鮪

食之殺

彩深澤有魚焉其狀如鯉而六足鳥尾名曰鮓

鮓音之魚

有鮓父之魚狀如鮒魚魚首而彘身食之已嘔

並上

良夷在子在子鱉身人首脂其腹炙之藿則鳴曰在子揚州禹禹解隃冠東越海蜃甌人蟬蛇順食之美且甌文蜃海陽大蟹長沙鱉西海魚

骨魚幹魚脇北海魚鈔

魚兵如鈔也

魚石

頭中石也

出瑱

狀如凝膏

擊間

狀如胎魚大五六尺

河魴

當作鼈

江鱣大龜

鱣作

鉅定羸濟中贍諸

淮南子詹諸注蝦蟇也

孟諸靈龜

大都鯨魚魚刀咸會於中國

周書

東南方海中有祖洲上有恒湖其內鯽魚出焉

長八尺食之宜暑而避風寒之氣

神異經

北方荒中有石湖方千里岸深五丈餘恒冰唯

夏至左右五六十日解耳有橫公魚長七八尺

形如鯉而目赤晝在湖中夜化為人刺之不入

煮之不死以烏梅一枚煮之則熟食之可止邪

病上

龍巢山下有丹水水中有丹魚欲捕其魚伺魚

之浮出水有赤光如火網取割其血塗足可涉

水如履平地

述異記

瀛州一名菟州亦曰環州東有淵洞有魚長千

丈色班鼻端有角時鼓舞羣戲遠望水間有五

色雲就視乃此魚噴水為雲如慶雲之麗無以

加也

拾遺記

帝王將興比目魚出鄭注比目魚曰東繇中候

比目魚王者德及幽隱則見宋書

庶人孝則木澤茂浮玕舒恪草秀水出神魚神援

契

逆鱗魚仙經謂之肉芝紀聞

仙人上藥有流淵瓊魚漢武內傳

至於鯀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鶩海鴨魚鮫

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蠃土蚌

燕箕雀蛤之儔折甲曲牙逆鱗反舌之屬鮑昭登文

雷岸與姝書

水君狀如乘馬衆魚導從名魚伯大水有之漢

末有人於河際見之人馬皆有鱗甲如大鯉魚

見人良久入水而沒古今注

海中大魚口可容舟其名曰摩竭華夷考

東海漁人獲魚長五六尺腸胃成胡鹿刀槩之

狀或號秦皇魚

南海有鰐魚狀如鼉斬其頭而軋之去齒而更

生如此者三乃止

彈塗一名闌胡形似小鰍而短

寧波志

章舉一名章魚一名章拒一名章鋸以其足似

鋸也形類烏賊而小

蟬史

青田谿冬天水熱如湯衆魚歸之名曰魚倉

永嘉

記

網魚得鱖不如啖茹

洛鯉伊魴貴于牛羊

述異記

洞庭鮮鮒温湖美鯽

江東謂青魚為婢鰻魚為童子魚為士父

兗州人呼赤鯉為赤驥青鯉為青馬黑鯉為玄

駒白鯉為白騏黃鯉為黃雉

古今注

鯉一名穉龍

採蘭雜志

廣河潛魴鴻淵巨鯉

傳異七誨

洞庭之鮒灌水之鯉滋以陽樸之姜菽以壽木

之華

崔駰七依

鱮蝦去海藏於枯里街巷偏隘不得自在南北

無極渴餒成疾

易林

鱮魚肥炙甚美諺云寧去累世宅不棄鱮魚額

三輔
決錄

蜀中每煞黃魚天必陰雨

雜俎

獬豸以獫為雌蜥蜴以魚為偶上

矢鯢三相從而為部鯀鯢三相從而名妾玄覽

帝使風后負書常伯荷劔旦遊洹流夕歸陰浦

行萬里而一息洹流如沙塵足踐則陷其深難

測大風吹沙如霧中多神龍魚鱉皆能飛翔有

石渠青色堅而甚輕從風靡靡覆其波上一莖

百葉千年一花其地一名沙瀾言沙湧起而成

波瀾也仙人甯封食飛魚而死二百年更生故

甯先生遊沙海七言頌云青藻灼爍千載舒百

齡暫死餌飛魚則此花此魚也拾遺記

黃帝遊於洛見鯉魚長三丈青身無鱗赤文成

字河圖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牯以為餌蹲乎會稽

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

之牽巨鉤鎔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

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

而腊之自浙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輟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

莊子

古善漁者宿沙瞿使漁于山則雖十宿沙子不得一魚焉

魯連子

錢鑑會過彭蠡之濱造其名嶽今廬山是也徧遊洞府以窺聖迹已而把釣於臺上雙鯉化爲

雙龍冲天而去

廬山先賢傳

務光自投廬川廬川之伯以赤鯉送之

符子

詹公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

太公涓釣隱溪五十六年矣不得一魚季連往見之太公涓跪石隱崖不餌而釣仰詠俯吟及莫釋竿膝處成臼跣觸成路季連曰釣所以在魚無魚何釣公曰不見康王父之釣耶吾方之猶一日也

符子

呂望年七十釣于涓渚三日三夜與無食者與農人言農人者古之先賢人也謂望曰子將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之無令魚駭望如其言初下得鮒剝腹得書文曰呂望封于齊

望知富貴

藝文類聚

武王得白魚喉下文曰以予發

論衡

太公曰緡微餌明小魚食之緡網餌香中魚食之緡隆餌豐大魚食之夫魚食其餌乃牽於緡人食其祿乃服于君

六韜

曹共公聞晉文公駢脇使袒而捕池魚

呂氏春秋

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罾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變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

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罟羅藉魚鱉以為夏稿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罟羅設罝鄂以賓廟庖畜功用也且夫山不槎蘖澤不伐天魚禁鯤鮪獸長麇麋鳥翼鷖卵蟲舍蛭蝮蕃庶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貪無執也公聞之曰我過而里革匡我不亦善乎是良罟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藏罟不如寘里革於側之不忘也

國語

景公射質堂上唱善者一口弦章入公曰吾失
晏子未嘗聞吾不善章曰臣聞君好臣服君嗜
臣食尺蠖食黃身黃食蒼身蒼君其食諂人言
乎公曰善賜弦章魚五十乘弦章歸魚車塞途
章撫其僕曰曩之唱善者皆欲此魚也固辭不
受

晏子

楚人有獻魚楚王者曰今日漁獲食之不盡賣
之不售棄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鄙哉辭也
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困倉粟有餘
者國有餓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曠是以亡
國之君藏于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
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也於是乃遣使恤鰥寡
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振不足罷去後宮
不御者出而妻鰥夫故漁者壹獻餘魚而楚國

賴之

新序

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
皁衣高冠咤聲動左右子路引出與戰于庭俯
之於地乃是大鯁魚也孔子歎曰此物也何爲

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虵魚鱉草木之屬神皆能爲妖怪故謂之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則爲怪矣殺之則已夫何怪焉

搜神記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子賤曰釣道奈何陽晝曰夫扱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

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宓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說苑

曾子食魚有餘曰泔之門人曰泔之傷人不若與之曾子涕泣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

荀子

南假子過程本本爲之烹鱸魚南假子曰聞君

子不食鱺魚本子曰此乃君子食也我何與焉
假子曰天高比所以廣德也下比所以挾行也
比於善者自進之階比於惡者自退之原也

韓詩

外傳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
遇乎臣請使王遇之為壇場大水之上而與王
立之焉有間大魚動因曰此河伯

韓非子

齊田氏祖于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
氏視之乃嘆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

以為之用鮑氏之十年十二進曰不如君言天
地萬物與我並生類也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
天本為人生之且蚊蚋嗜膚虎狼食肉然天本
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出列子。孔叢子中一段大類此不

重錄

始皇遺筆袋於海上化為墨魚江淹文籍蠹魚
化為野繭

昆明池中有神泉通白虎原人釣魚綸絕而去
夢於漢武帝求去釣帝明日戲於池見大魚銜

索帝取放之後三日池邊得明珠一雙帝曰魚之報也三輔決錄

子英者舒鄉人也善入水捕魚得赤鯉愛其色好持歸著池中數以米穀食之一年長丈餘遂生角有翅翼子英怪異拜謝之魚言我來迎汝汝上背與汝俱昇天卽大雨子英上其魚背騰昇而去列仙傳

陳蕃爲郡法曹正朝見太守王龔客有貢白魚於龔者龔曰汝南乃有此魚蕃曰魚大由明府

之德

後漢書

葛玄見遺大魚者玄云暫煩此魚到河伯處乃以丹書紙內魚口擲水中有頃魚還躍上岸吐墨書青黑色如木葉而飛又玄與吳王坐樓上見作請雨土人玄曰雨易得耳即書符著社中一時之間大雨流淹帝曰水中有魚乎玄復書符擲水中須臾有大魚數百頭使人取食之仙傳

郭弘常夏至於射的釣魚供母將餌聞笳角聲

魚躍而出

輿地志

魏文帝初鑊中生赤魚

宋書

魏時有二魚長尺餘集武庫屋上有司以為吉

祥王肅曰魚生泉而及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

邊將殆有棄甲之象後關東敗果應之

晉書

平原高苑城東有魚津傳云魏末平原潘府君

字惠延自白馬登舟之部手中筭囊遂墜於水

囊中本有鍾乳一兩在郡三年濟水泛溢得一

魚長三丈廣五尺剖其腹中得頃時墜水之囊

金針尚在鍾乳消盡其魚得脂數十斛時人異

之雜俎

北固山下大有鱸魚一出手釣得四十九枚

謝玄

與兄書

杯渡東遊入吳郡路見釣魚師因就乞魚魚師

施一餒者渡手美及覆還投水遊活而去又見

網師更從乞魚網師瞋罵不與渡乃拾取兩石

子擲水中俄而有兩水牛鬪其網中網既碎敗

不復見牛渡亦已隱

神僧傳

晉崔放字子遊清河人永嘉二十七年寓公安嘗因食鱠而病秋初臨湖上山亭與女子同玩秋荷倚欄極眺忽聞亭檻之際有人語曰賢疾爲嘗食鱠不食則壽長放以左右無人遂起臨檻忽見檻下有一大龜又語如前放遂終身不食水族

晉吳隸爲塞於雲湖有大魚化爲人語隸云晚有大魚攻塞切勿殺隸許之須臾有大魚至羣魚從之隸同侶誤殺大魚是夕風雨晦冥魚悉

飛上木間因號爲飛魚徑

異苑

晉元熙中桂陽郡有老翁垂釣遇大魚掣綸引之並爲綸所纏而死魚腹有文云我聞曾潭樂故從檐潭來磔死敝老翁持釣數見欺好食赤鯉鱠今日得汝爲

隆安中丹徒民陳悝於江邊作魚簞潮去于簞中得一女長六尺有容色無衣裳水去不能動卧沙中與語不應有一人就姦之悝夜夢云我江神也昨失路落君簞中小人辱我今當白尊

神殺之悞不敢歸得潮來自逐水而去姦者尋亦病死矣

洽聞記

謝靈運守永嘉遊石門洞入沐鶴溪泊舟溪旁見二女浣紗顏貌娟秀非塵俗態以詩嘲之曰浣紗誰氏女香汗濕新雨對人默無言何事甘良苦俄而二女微吟曰我是潭中鯽暫出溪頭食食罷自還潭雲蹤何處覓吟罷不見康樂逐回過二三里其弟亦來訪與偕回後人以康樂處曰大郎回其弟回處曰小郎回

太平廣記

明月峽中有二溪東西流宋順帝昇平二年溪人微生亮釣得一白魚長三尺投置船中以草覆之及歸取烹見一美女在草下潔白端麗自言高唐之女偶化魚遊爲君所得亮問曰旣爲人能爲妻否女曰冥契使然何爲不得其後三年爲亮妻忽曰數已足矣請歸高唐亮問何將復來答曰情不可忘者有思復至其後一歲三四往來不知所終

三峽記

宋文帝元嘉三年春彭城劉樞字正一自江陵

歸鄂下宿上明洲時夜月微明吟晏次忽二人扣舟高呼正一云我自鄂下來要見正一樞引首望之于岸下見二人各長五尺餘容貌華飾皆白服便出與語樞曰久欲奉謁今會良時樞曰卿自鄂下來有何相謂一人曰聞君儒者也故修謁耳遂與同宴夜闌二人俱醉於飲處便卧樞甚異之及左右皆相目不敢言乃以被覆之及明尚寢欲喚因舉被見二魚各長五六尺眼雖動而甚困矣不敢殺乃昇致江中是夕樞

夢二人衣白衣各執一珠放樞卧前不語而去及曉枕前二珠各徑寸乃是雙白魚也

三吳記

宋後廢帝元徽三年京口戍將劉萬年夜巡於北固山西見二男子容止端麗潔白如玉遙呼萬年曰吾有何過答曰去位禍卽不及萬年見二人所言益異之萬年謂二人深謝預聞何用見酬萬年欲請歸鎮二人曰吾非世人不食世物萬年與語之次化爲魚飛入江去萬年翌日託疾遂罷其位後果如魚所言

江表異同錄

江南無復鰻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
 錢人有餉彥回鰻魚二十枚彥回時雖貴而貧
 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云可得十萬錢彥回
 變色曰我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且不知堪賣
 錢聊爾受之寧可賣餉取錢也悉與親遊噉之
 少日便盡

南史

武帝大同十年帝幸朱方至四漣中及玄武湖
 魚皆驤首見於上若望乘輿者帝入宮而沒洪
 範五行傳曰魚陰類也下人象又有鱗甲兵之

應下人將舉兵圍宮而睥睨乘輿之象其後果
 有侯景之亂

梁書

誌公嘗於臺城對梁武帝喫鱸昭明諸王子皆
 侍側食訖武帝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矣師何
 為爾誌公乃吐出小魚依依鱗尾武帝深異之
 如今秣陵尚有鱸殘魚也

神僧傳

釋植相曾行弘農水側見人垂釣相勸止之不
 從其言卽墜水中忽有大蛇擎頭四顧來趣釣
 者因卽歸命投相出家

上

臨川王宏好食鱮魚頭常日進三百

盧度隱居廬陵鄉居前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

第來取食食已卽去

南史曰盧度字孝章始興人有道術

梁劉之亨仕南郡嘗夢二人姓李詣之亨乞命之亨不解其意旣明有人遺生鯉兩頭之亨曰必夢中所感乃放之其夕夢二人謝恩云當令

君延一算

渚宮舊事

梁時江陵劉氏以賣鱮爲業後生一兒頭目是鱮自頸以下方爲人身

釋僧崖嘗隨伴捕魚得已分者用投諸水謂伴曰殺非好業我今舉體皆現生瘡誓斷獵矣遂燒其獵具時獵首領數百人共築池塞堰以養魚崖率衆重往彼觀望忽有異虵長一尺許頭尾皆赤須臾長大乃至丈餘圍五六尺獵衆奔散虵便趣水舉尾入雲赤光徧野久久乃滅尋爾衆聚具論前事崖曰此無憂也但斷殺業虵不害人勸停池堰衆未之許俄而隄防決壞遂卽出家

獨角者巴郡人也年可數百歲俗失其名頂上生一角故謂之獨角或忽去積載或累旬不語及有所說則旨趣精微咸莫能測焉所居獨以德化亦頗有訓導一日與家辭因入舍前江中變爲鯉魚角尚在首後時時暫還容狀如平生與子孫飲讌數日輒去

述異記

晉安郡民斷溪取魚忽有一人著白恰黃練單衣來詣之卽同飲饌饌畢語之曰明日取魚當有大魚甚異最在前慎勿殺明日果有大魚長七八丈逕來衝網其人乃卽殺之破腹見所食飯悉有其人家死亡略盡

五行記

燕原山天池與桑乾泉通後魏孝文帝以金珠穿魚七頭於此池放之後與桑乾原得穿魚猶爲不信又以金縷拖羊箭射著此大魚久之又與桑乾河得射箭所山在嵐州靜樂縣東北百四十里俗名天池曰祈連泖

冷聞記

開皇十七年大興城西南四里有袁村設佛會有老翁皓首白裾襦衣來食而去衆莫識追而

觀之行二里不復見但有一陂中有白魚長丈餘小魚從者無數人爭射之或折弦斷矢後竟中之剖其腹得杭飯始知此魚向老翁也後數日漕渠暴溢射人皆溺死

隋書

後周大象元年六月陽武有鯉魚乘空而鬪猶臣下興起小人從之而鬪也明年帝崩國失政尉遲廻起兵相州高祖遣兵擊敗之

吳郡獻松江鱸魚湯帝曰所謂金齏玉膾東南佳味也

南部煙花記

一日洛水漁者獲生鯉一尾金鱗頰尾鮮明可愛帝問漁者之姓姓解未有名帝以朱筆於魚額上題解生字以記之乃放之北海中後帝幸北海其鯉已長丈餘浮水見帝其魚不沒帝與蕭后及諸院妃嬪同看魚之額朱字尚存惟解字無半尚隱隱角字存焉蕭后曰鯉有角龍也帝曰朕爲人主豈不知此意遂引弓射之

海山記

後梁韋林京兆人南遷于襄陽天保中爲舍人涉獵有才藻善劇談嘗爲鮠表以譏刺時人其

辭曰臣鯁言伏見除書以臣爲糝熬將軍油蒸校尉隴州刺史膺腊如故肅承將命含灰屏息憑籠臨鼎載戰載兢臣美愧夏鱸味慚冬鯉常恐鮐腹之譏懼貽鼈巖之誚是以漱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臨曲蒙鈞拔遂得超昇綺席忝預玉盤遠厠玳筵猥頒象箸澤覃紫腴恩加黃腹方當鳴姜動桂紆蘇佩櫂輕瓢纔動則樞盤如煙濃汁暫停則蘭餽成列宛轉綠壘之中逍遙朱唇之內銜恩噬澤九殞弗辭無任屏營之誠謹詣銅鑪門奉表致謝聞詔答曰省表具悉卿池沼縉紳陂渠俊乂穿蒲入荇肥滑有聞允堪茲選無勞致謝

雜俎

道英行龍臺潭池側見魚之遊乃曰吾與汝共爭我何者爲勝汝不及我我可不及汝耶卽脫衣入水弟子持衣守之經十六宿比出告曰雖在水中唯弊土坌我耳又屬嚴冬冰厚雪壯乃曰如此平淨之處何得不眠

神僧傳

智顛初居臨海以滬魚爲業罾網相連四百餘

里江滬溪梁六十餘所卽以福緣所得金帛買斯海曲爲放生之池又表聞陳宜赦禁採捕時還佛壟如常習定忽有黃雀滿空翱翔相慶嗚呼山寺三日乃散顛曰此乃魚來報吾恩也又居山有蕈觸樹皆垂隨採隨出供僧常調若他涉蕈卽不生因斯以談誠道感矣

昔有沙門其家大富造作塔寺以旃檀爲柱七寶爲刹未成之頃有五百沙彌從遠方來而其國內有五百賢者各各給與袈裟被服國人謂

寺主遠人當去我先遣發阿闍梨常任自當作分寺主沙門念言我之功德積若沙彌不可稱計而國人不能佐助我我但爲一切人賤近貴遠便以火燒寺塔後入地獄畜生九十劫後作大魚身在海中長四十萬里眼如日月牙長二萬里正白似雪山舌廣四萬里正赤如火山口廣五萬里時有五百人入海採寶正是先身給五百沙門衣者因緣宿對魚張口飲水時舫從流甚疾皆大恐怖同稱南無佛魚聞其音合口

而聽水住不流聞船上有諷經之聲魚便淚出自念不聞此音其來甚久因不復食經歷七日命終海中浮屍著岸海生法家墮地能語便識宿命年滿八歲得羅漢道

法苑珠林

舍衛國中有豪富長者唯無子姓每禱祀神祇求索一子精誠款篤婦便懷妊日月滿足生一男兒其兒端正世所希有父母宗親共相合集詣大江邊飲食自娛臨河不顧失兒墮水尋時搏撮竟不能得父母憐念絕而復蘇其兒功德

竟復不死至河水中隨水沉浮時有一魚吞此小兒雖在魚腹猶復不死時有小村而在下流有一富家亦無子姓種種求索困不能得而彼富家恒令一奴捕魚販賣其奴捕得吞小兒魚剖腹看之得一小兒面貌端正得已歡喜我家由來禱祠求索精誠報應故天與我即便摩挲乳哺養之時彼上村父母追索此是我兒於彼河失今汝得之願以見還時彼長者而答之曰我家由來禱祠求子今神報應賜我一兒君之

亡兒竟何所在紛紜不了詣王求斷於是二家各引道理王聞其說靡知所以卽爲二家共養此兒至兒長大各爲娶婦安置家業二處異居此婦生子卽屬此家彼婦生兒卽屬彼家時二長者各隨王教其兒長大俱爲娶婦供給所須無有乏短其兒白二父母請求出家父母心愛不能拒逆卽便聽許卽往佛所求索入道佛卽聽之讚言善來頭髮自墮卽成沙門字曰重姓佛爲說法得盡諸苦卽於座上成阿羅漢阿難白佛不審世尊此重姓比丘本造何行種何善根而今生世墮水魚吞而故不死佛告阿難汝且聽之吾當爲說過去久遠有佛世尊號毗婆尸集諸大衆爲說妙法時有長者來至會中聞受三歸受不殺戒復以一錢布施彼佛由是之故世世受福無有乏短佛告阿難爾時長者今重姓比丘是也由施一錢九十一劫恒富錢財至於今世二家供給受不殺戒故墮水中魚吞不死受三自歸故今值我世得阿羅漢道

賢思經

爾時世尊與彼難陀入迦毗羅婆蘇都城入已
漸至一賣魚店爾時世尊見彼店內茅草舖上
有一百頭臭爛死魚置彼草舖見已告彼長老
難陀作如是言難陀汝來取此魚舖一把茅草
其彼難陀而白佛言如世尊教作是語已卽於
彼店魚舖下抽取一把臭惡茅草旣執取已佛
復告言長老難陀少時捉住還放於地難陀白
言如世尊教卽把草住爾時難陀捉得彼草經
一時頃便放於地爾時佛復告難陀言汝自嗅

手爾時難陀卽嗅其手爾時佛復告難陀言汝
手何氣長老難陀報言世尊唯有不淨腥臭氣
也爾時佛告長老難陀如是如是若人親近諸
惡知識共爲朋友交往止住雖經少時共相隨
順後以惡業相染習故令其惡聲名聞遠至

經行

本佛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昔時有一池水饒諸大魚
爾時大魚救小魚曰汝等莫離此間往他處所
爲惡人所得爾時小魚不從大魚教便往至他

處爾時魚師以飯網羅線捕諸小魚見便趣大魚處所爾時大魚見小魚來便問小魚曰汝等莫離此間徃至他所不爾時小魚便答大魚曰我等向者已至他所來大魚便救小魚曰汝等既至他所不爲羅網取捕耶小魚答大魚曰我等至彼不爲人所捕然遙見長線尋我後來大魚便語小魚曰汝等已爲所害所以然者汝所遙見線尋後來者昔先祖父等盡爲此線所害汝見必爲所害汝非我兒爾時小魚盡爲魚師所捕舉著岸上如是小魚大有死者

昔佛在世時與諸比丘向毗舍離到梨越河見人捕魚網得一魚身有百頭有五百挽不出水是時河邊有五百人而共放牛卽借挽之千人併力方得出水見而怪之衆人競看佛與比丘徃到魚所而問魚言汝是迦毗梨不魚答言是復問魚言教匠汝者合在何處魚答佛言墮阿鼻獄阿難見已問其因緣佛去阿難乃徃過去迦葉佛時有婆羅門生一男兒字迦毗梨聰明

博達多聞第一父死之後其母問兒汝今高朗
世間頗有更勝汝不兒答母言沙門殊勝我有
所疑往問沙門爲我解說令我開解彼若問我
我不能答母卽語言汝今何不學習其法兒答
母言若欲習者當作沙門我是白衣何緣得學
母語兒言汝今且可僞作沙門學達還家兒受
母教卽作比丘徑少時間學通三藏還來歸家
母復問兒今得勝未兒答母言由未勝也母語
兒言自今已往若共談論倘不如時便可罵辱

汝當得勝兒受母教復論不如便罵言汝等沙
門愚騃無識頭如獸頭百獸之頭無不比之緣
是罵故受魚身一身百頭駝驢牛馬猪羊犬等
衆獸之頭無不備有

賢愚經

善男子如恒河中有七衆生一者常沒二者暫
出還沒三者出已則住四者出已徧觀已行六
者行已復住七者水陸俱行言常沒者所謂大
魚受大惡業身重處深是故常沒暫出還沒者
如是大魚受惡業故身重處淺暫見光明因光

故出重故還沒出已住者謂坻彌魚身處淺水
樂見光明故出已住徧觀方者所謂鰭魚爲求
食故徧觀四方是故觀方觀已行者謂是鰭魚
遙見餘物謂是可食疾行趣之故觀已行行已
復住者是魚趣已旣得可食即便停住故行已
復住水陸俱行者卽是龜也

涅槃經

一河曲中有二狙河中得大鯉魚不能分二狙
守之有野干來飲水見狙語言外甥是中作何
等狙答言阿舅是河曲中得此鯉魚不能分汝
能分不野干言能是中說偈分作三分卽問狙
言誰喜入淺答言是其狙問誰喜入深答言是
其狙野干言汝聽我說偈入淺應與尾入深應
與頭中間身肉分應與知法者野干銜魚身來
雌者說偈汝何處銜來滿口河中得如是無頭
尾鯉魚好肉食雄野干說偈言人有相言擊不
知分別法能知分別者如官藏所得無頭尾鯉
魚是故我得食

時有國王名罽昵吒貪虐無道數出征伐勞役

人民不知厭足欲王四海成備邊境親戚分離
若斯之苦何時寧息宜可同心共屏除之然後
我等乃當快樂因王病瘡以被鎮之人坐其上
須臾氣絕由聽馬鳴比丘說法緣故生大海中
作千頭魚劔輪迴注斬截其首續復尋生次第
更斬如是展轉乃至無量須臾之間頭滿大海
時有羅漢爲僧維那王卽白言今此劔輪聞捷
椎音卽便停止於其中間苦痛小息唯願大德
垂哀矜愍若鳴捷椎延令長久羅漢愍念爲長
打之過七日已受苦便畢而此寺上因彼王故
次第相傳長打捷椎

付法藏經

廣博物志卷之四十九



				廣博物志
				卷之四
				十一
				廣博物志

廣博物志卷之五十

隴西董斯張纂

玉峯張大復訂

蟲魚下

介虫

諸水虫

諸虫豸

齊景公渡沈之河鼃銜左驂沒之衆皆惕古冶子於是拔劍從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於砥柱之下乃鼃也左手持鼃頭右手挾左驂燕躍鵠涌而出仰天大呼水爲逆流三百步觀者皆以爲河伯也

晏子

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為龜入於深淵

其後時出見初簪一銀釵及見猶在其首

續漢書搜

神記○宋士宗母宣
騫母事同不重錄

黃河中舊不生龜忽得一以獻虎佛圖澄見而

歎曰桓温其入河不久温字元子後果如言也

十六國春秋

訶條之國有鼉焉能吐食飲以濟饑乏者

鼉一名土龍能橫飛不能上騰

郭璞睡時有人見形變鼉云是鼉精

文選注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

義兆四曰弓兆

周禮

龜人掌六龜之屬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

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

屬

憲翼之水其中多玄龜其狀如龜而鳥手虺尾

其名曰旋龜其音如判木佩之不聾

山海經

伊水多三足龜食者無大疾可以已腫

上

大蒙神龜出於溝壑

初學記

磁石上飛雲母來水蛤蟹珠龜與月盛衰

淮南子

龜鼈之類無雄蜂蝶之類無雌

郭璞云

龜得鑑則失溺瑋瑁得醯則甲脫鷄鶩聞磨聲

則曠虵食茄則醉

鼈三足曰能龜三足曰賁

神龜三百歲游藻葉之上三千歲游卷耳之上

宋書

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

平法地繫衍象山四址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

十八宿虵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

化下氣上通能知存亡吉凶之變

說苑

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

一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

風龜五曰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

龜八曰玉龜

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士民四寸

龜者陰虫之老也老者先知故君子舉事必考

之禮

有星池千里池中有神龜八足六眼背負七星
日月八方之圖腹有五嶽四瀆之象時出石上
望之煌煌如列星矣 拾遺記

陶唐之世越常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上
有文科斗書記開闢已來帝命錄之謂之龜曆
伏滔述帝功德銘曰胡書龜曆之文 述異記

堯時與羣臣賢智到翠鳩之川大龜負圖來投
堯堯勅臣下寫取告瑞應寫畢歸還水中 龍魚河圖
禹所穿鑿之處皆以青泥封記其所使玄龜印

其上 拾遺記

越王勾踐恃十朋之龜與吳戰而不勝身臣于
吳及國棄龜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為擒 韓子
數過國獻能言龜一頭長一尺二寸盛以青玉
匣廣一尺九寸匣中豁一孔以通氣東方朔曰
唯承桂露以飲之置於通風之臺上欲往卜命
朔而問焉言無不中 述異記

葛玄拈蝦蟆使飛龜使舞 神仙傳

孔愉經餘亭放龜溪中龜中流左顧後以功封

餘亭侯及鑄侯印而龜左顧更鑄亦然印工以
聞愉愉悟乃取佩

晉中興書

餘姚縣倉封閉甚密而年年輒大損耗是富陽

縣桓王陵上雙石龜所食卽斷毀龜口於是無

復虧減

異苑

東北巖海畔有石龜俗云魯班所作夏則入海
冬復止於山上陸機詩云石龜尚懷海我寧忘

故鄉

述異記

張駿夢出遊不識其處見一玄龜向之張口而

言曰更九日當有嘉問經九日六月丙戌薨於

正德殿

十六國春秋

符堅建元十二年高陵縣民穿井得大龜三尺

六寸背紋負八卦古字堅命作石池養之食以

粟後死藏其骨于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

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殞命秦庭卽

有人夢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

亡國之徵也未幾爲謝玄破于淮淝

異苑

元嘉初益州刺史遣三人入山伐樵路迷或見

一大龜如車輪四足各攝一小龜而行又有百餘黃龜從其後三人叩頭請示出路龜乃伸頭若有意焉因共隨逐卽得出路一人無故取小龜割以爲臠食之須臾暴死惟不噉肉無恙異苑長山縣王惠獲六目龜一頭腹下有萬歡字并有卦兆南齊書

建城縣昌城田獲四目龜一頭下有萬齊字

臨江郡民劉京孝行鄉里推敬時江水暴溢居者皆漂溺京負其母號泣忽有大龜至其前舉

家七口俱上龜背然行十許里及一高岸龜遂失之九江記

秣陵令中山劉沼梁天監三年爲建康監與門生作食次竈裏得一龜長尺許在灰中了不以燔炙爲弊劉爲設齋會放之於婁湖劉俄遷秣

陵令續異記

陸法和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爲授

三歸龜乃入草

神僧傳

庾信死後化爲老龜

隋文帝開皇中掖庭官每有人來挑官人司官以聞帝曰門衛甚嚴人從何而入當妖精耳因戒官人曰若來但砍之其後夜來登牀官人抽刀砍之若中枯骨其物走落官人逐之因入池而沒明日帝令涸池得一龜尺餘其上有刀痕殺之遂絕

五行記

陳嚴恭者陳太建初恭年弱冠請於父母願得五萬錢往楊州市易父母從之恭船載物而下去楊州數十里江中逢一船載龜將詣市賣之恭念龜當死因請贖之謂龜主曰我正有五萬錢願以贖之龜主喜取錢付龜而去恭盡以龜放江中而空船詣楊州其龜主別恭行十餘里船沒而死是日恭父母在家昏時有烏衣客五十人詣門寄宿并送錢五萬付恭父母曰公見楊州附此錢歸願依數受也父恠愕恭死因審之客曰兒無恙但不須錢故附歸耳恭父受之

記是本錢而皆小濕留客爲設食客止明日辭去後月餘日恭還家父母大喜旣止而問附錢所由恭答無之父母說客形狀及付錢月日乃贖龜之日於是知五十客皆所贖龜也

法苑珠林

昔波羅柰國有一商主名不識恩共五百賈客入海採寶得寶還返到淵迴處遇水羅刹而捉其船不能得前衆商人等極大驚怖皆共唱言天神地神日月諸神誰能慈悲救濟我也有一大龜背廣一里心生悲愍來向船所負載衆人

卽得渡海時龜小睡不識恩者欲以大石打殺龜頭諸商人言我等蒙龜濟難活命殺之不祥不識恩曰我儕饑急誰能念恩輒便殺龜而食其肉卽日夜中有大羣象踰殺衆人

上

爾時佛告諸比丘言我念昔有一河名波利耶多

隋言彼節

時彼河岸有一人是結華髮師其人

有園在彼河側而彼河內時有一龜從水而出至華園中求食而行處處經歷蹋壞其華時彼園主見龜壞華園主卽捉置於一筐篋中欲殺食

彼龜作念云何得脫此難作何方便誑此園主
卽向園主而說偈言我從水出身有泥汝且置
華洗我體我身既有泥不淨恐畏汙汝篋及華
時彼園主作如是念善哉此龜善言教我今不
得不取其言我洗其身勿令泥汙我之華篋作
是念已卽手執龜將向水所欲洗龜身是時彼
人卽提龜出置於石上是時彼龜出大筋力忽
投水時華鬘師見龜沒水作如是言奇哉是龜
乃能如是誑逗於我我今還可誘誑是龜使令

出水時華鬘師卽向彼龜而說偈言賢龜諦聽
我作意汝今親舊甚衆多我作華鬘繫汝咽恣
汝歸家作喜樂爾時彼龜作如是念此華鬘師
妄言誑我彼師母患著牀其姊採華造鬘欲賣
以用活命今作是言定是誑我欲食我故誘我
出耳是時彼龜向華鬘師而說偈言汝家造酒
欲會親廣作種種諸味食汝至家內作是語龜
肉煮已脂糍頭

本行經

昔佛在世時有一道人在河邊樹下學道十二

年中貪想不除走心散意但念六欲目色耳聲
 臭香口味身受心法身靜意遊曾無寧息十二
 年中不能得道佛知可度化作沙門往至其所
 樹下共宿須臾月明有龜從河中出來至樹下
 復有水狗饑行求食與龜相逢便欲啗龜龜縮
 其頭尾及其四脚藏於甲中不能得啗水狗小
 遠復出頭足行步如故不能柰何遂便得脫於
 是道人問化沙門此龜有護命之鎧水狗不能
 得其便化沙門答言吾念世人不如此龜不知

無常放恣六情外魔得便形壞神去生死無端

皆意所造宜自勉勵於是化沙門即說偈言藏

六如龜防意如城慧與魔戰勝則無患法句經

鼈人掌取互物互謂有甲介者以時籍魚鼈龜蜃凡狸

物籍投也刺於泥中以取狸藏之物蜃大蛤也生育之時不可取故云以時春獻鼈

蜃秋獻龜魚凡此皆以避其生育之時○祭祀共麤羸蚶以

授醢人凡掌邦之籍事周禮

從水中多三足鼈枝尾食之無蠱疫山海經

海中多朱鼈狀如肺有四眼六脚而吐珠南海志

一足鼈池精名髮項 白澤圖

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睹父爲客修鼈
焉小睹父怒相延食鼈辭曰將使鼈長而後食
之遂出文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曰祭
養尸饗養上賓鼈於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遂逐
之五日魯大夫辭而復之 國語

鄭縣人乙子妻之市買鼈以歸過潁水以爲渴
也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韓非子

褒離國王侍婢有身生子主欲殺之婢云有氣

如鷄子來下我故有身後生子捐之于溷中猪
以氣噓之徙馬閑馬以氣噓之王乃令其母収
畜名曰東明常令牧馬東明善射王恐奪其國
欲殺之東明走以弓擊水魚鼈浮爲橋東明得
渡因都王扶餘之地 魏畧

仁壽中崔弘度檢校太府卿每誠其寮吏曰人
當誠恕無得欺誑皆曰諾後嘗食鼈侍者八九
人弘度問之曰鼈美乎人懼之皆曰美弘度大
罵曰傭奴何敢誑我汝初未食鼈安知其美俱

枝之八十官屬百工見之莫不汗流無敢

欺隱

昔者菩薩爲大理家積財巨億常奉三寶慈向衆生觀市觀鬻心悼之焉問價貴賤鬻主答曰百萬菩薩答曰大善將鬻歸家臨水放之觀其游去鬻於後夜來齧其門惟門有聲便出見鬻語菩薩曰吾受重潤身得獲全無以答恩水居之物知水盈虛洪水將至必爲巨害矣願速嚴舟臨時相迎答曰大善明晨詣門如事啟王王以菩薩宿有善名信用其言遷下處高時至鬻來洪水至矣可速下載尋吾所之可獲無患船尋其後有虵趣船菩薩曰取鬻云大善又覩漂狐曰取鬻云亦善又覩漂人搏頰呼天哀濟吾命曰取鬻曰慎無取也凡人心僞尠有忠信背恩追勢好爲凶逆菩薩曰蟲類爾濟人類吾賊豈是仁哉吾不忍爲也於是取之鬻王悔焉遂之豐士鬻辭曰恩畢請退答曰吾獲如來無所著至真等正覺者必當相度鬻曰大善鬻退虵狐各去狐以穴爲居獲古人伏藏紫磨黃金百

斤喜曰當以報彼恩矣馳還白曰小蟲受潤獲濟微命蟲穴居之物求穴以自安獲金百斤斯穴非家非塚非劫非盜吾精誠之致願以貢賢菩薩深惟不取徒損無益於貧民可以布施衆生獲濟不亦善乎尋而取之漂人覩焉曰分吾半矣菩薩卽以十斤惠之漂人曰爾掘塚劫金罪應柰何不半分之吾必告有司答曰貧民用者吾欲等施爾欲專之不亦偏乎漂人遂告有司菩薩見拘無所告訴唯歸命三尊悔過自責

慈願衆生早離八難莫有怨結如今吾也虵狐會曰柰何斯事虵曰吾將濟之遂銜良藥開關入獄見菩薩狀顏色有損愴而心悲謂菩薩言以藥自隨吾將辭太子其毒尤甚莫能濟者賢者以藥自聞傳卽瘳矣菩薩默然虵有所云太子命欲將殞王令曰有能濟茲封之相國吾與參治菩薩上聞傳之卽瘳王喜問其所由本末自陳王悵然自咎曰吾闇甚哉卽誅漂人大赦其國封爲相國執手入宮並坐談論佛法遂致

太平佛告諸沙門理家者是吾身國王者彌勒是鼈者阿難是狐者鶯鷺子是蛇者目連是漂人者調達是

六度集經

蟹亦名執火

軍行地無故生蟹者宜移居吉

述異記

海上有蟹大如錢腹下又有十蟹名曰蟹奴

桂萱

錄

黃帝時日蟹虹螺禺蝓牛蟻黃神黃爵白澤解

廌之瑞府亡虛日

路史

善苑國貢一蟹長九尺有百足四螯因名百足

蟹煮其殼勝於黃膠亦謂之螯膠勝于鳳喙之

膠也

述異記

昔有人行海得洲木甚茂乃維舟登岸爨於水傍半炊而林沒於水遽斷其纜乃得去詳視之

大蟹也

異物志

蚌江似蟹而小十二脚

擁劍一名桀步蓋蟹之類

十二星宮有巨蟹焉

釋典

合澗有牡蠣亦有蠔南土人重之語云得合澗一蠣雖不足豪亦可以高

姑勞如車螯而殼薄

臨海志

朱登爲東海相遺敝蟹報書曰遽伯玉受孔氏之賜必以及鄉人敝謹分斯貺于三老尊行者曷敢獨享之

王吉夜夢一螾在都亭作人語曰我翌日當舍此吉覺異之使人於都亭候之司馬長卿至吉曰此人文章橫行一世天下呼螾爲長卿

卓文君一生不食螾

成都舊事

劉臻好噉蜺以父名顯音同父諱呼爲扁螺前月十二日至永嘉郡蠣不如鄞縣車螯亦不如北海

謝靈運答弟書

夏統奉親拾螾以資養

蘆雉似蛤蜊殼小薄耳

臨海志

夏桀德衰飛蛤滿野

周書

有大螺名裸步負其殼露行冷則復入其殼生知著石則軟取之則堅明王世則浮于海際焉

拾遺記

仙藥有白水露蛤

漢武內傳

王融初爲司徒法曹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畧未相識昭畧顧眄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禮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何也昭畧云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長東隅居然應嗜此物

宋書

周天和元年夏齊冀州人於擘蛤中得瑤環一

雙

三國典畧

隋帝嗜蛤所食數逾千萬忽有一蛤椎擊如舊帝異之寘几上一夜有光及明肉自脫有一佛二菩薩像帝悔不食

續西陽

昔佛在世時到瞻婆羅國迦羅池邊爲衆說法時彼池中有其一蛤聞佛池邊說法之聲卽從池出入草根下聽佛說法時有一人持杖放牛見佛在坐爲衆說法卽往佛所欲聞法故以杖刺地誤著蛤頭卽便命終生忉利天

善見律論

螺亭在南康郡昔有女採螺爲業曾宿此亭乃見衆螺張口而至便亂噉其肉故號此亭爲螺亭

亭

述異記

鸚鵡螺形似鳥故以爲名常脫殼而遊朝出則有虫類如蜘蛛入其殼中螺夕還則此虫出庾闡所謂鸚鵡內遊寄居負殼者也

異苑

晉安書生謝端嘗于海岸觀濤得一大螺剖之中有美女曰予天漢中白水素女天帝矜卿純正令爲君作媼端以爲妖呵責遣之女歎息升雲而去

述異記

常州宜興縣有鰥夫吳堪少孤無兄弟爲縣吏性恭順積數年忽于水濱得一白螺遂拾歸以水養自縣歸見家中飲食已備乃食之如是十餘日堪謂隣母哀其寡獨故爲之執爨乃卑謝隣母母曰君近得佳麗修事何謝老身堪曰無因問其母母曰子每入縣後便見一女子可十七八容貌端麗衣服輕豔具饌訖卽却入房堪意疑白螺所爲乃密言於母曰堪明日當稱入

縣請於母家自隙窺之可乎母曰可明日詐出乃見女自堪房出入厨理爨堪自門而入其女遂歸房不得近堪拜之女曰天知君敬護泉源力勤小職哀君鰥獨勅余以奉媿幸君垂念無致疑阻堪敬而謝之自此彌將敬洽閭里傳之頗增駭異時縣宰豪士聞堪美妻因欲圖之謂其曰君熟于吏能久矣今要蝦蟆毛及鬼臂二物晚衙須納不應此物罪責非輕堪唯而走出度人間無此物求不可得顏色慘沮歸述于妻

乃曰吾今夕殞矣妻笑曰君憂餘物不敢聞命二物求之妾能致矣堪聞言憂色稍解妻出取之少頃而到堪得以納命令視二物微笑曰且出然終欲害之一旦又召堪曰我欲蝸斗一枚君宜速覓此若不至禍在君矣堪承命奔歸又以告妻妻曰吾家有之取不難也乃爲取之良久牽一獸至大如犬狀亦類之曰此蝸斗也堪曰何能妻曰能食火其糞火君速送堪將此獸上宰宰見之怒曰吾索蝸斗此乃犬也又曰必

何所能曰食火其糞火宰遂索炭燒之遣食食
訖糞之於地皆火也宰怒曰用此物奚為令除
火掃糞方欲害堪火颺暴起焚焚墻宇宰身及
一家皆為煨燼乃失吳堪及妻原化記

石崇家稻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為螺時人以為

族滅之應晉史

蚌名魁陸爾雅

紫蛇如渠洪蚌專車江賦○以下諸水虫

蝸氏如赤友氏掌去鼃鼃甬焚牡鞠以灰洒之則死○

以其煙被之則凡水虫無聲周禮

壺涿氏如蝸氏掌除水虫以炮土之鼓毆之以焚

石投之若欲殺其神則以牡槀午貫象齒而

沉之則其神死淵為陵上

藟山湖水出焉東流於食水其中多活師活師蝦

蝦蟇大者名田父洽聞記

蛙大而青介者俗名土島其鳴甚大陶隱居本艸注

竈無故自濕潤者赤蝦蟇名鈎注居之去則止

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肉額下有丹書八

字體重以五月五日日中時取之陰乾百日以

其左足畫地即為流水帶其左手於身辟五兵

若敵人射已者弓弩矢皆反還自向也

抱朴子
○又云

行山中見小人乘車馬長七八寸者肉芝也捉取服之即仙矣

秋鼃與蝦蟇鬪漢武有南越之師黃螿與白螿

鬪東魏有宇文之逼

蝦蟇為鶉水蠶為螻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

其化 淮南子

蘭芝以芳未嘗見霜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

鼓造蝦蟇也

○上

蝦蟇日夜鳴口乾而人不聽之鶴雖時夜而鳴

天下振動多言何益乎 墨子

數丸形似蟊螟竟取土各作九九數滿三百而

潮至一曰沙丸 雜俎

卜柳蝦蟇賦云紆青拖紫名為蛤魚世謂比令

僕也又云科斗唯唯羣浮閭水維朝繼夕聿役

如鬼比令史諮事也 南齊書

沈僧照別名法朗為山陰令時武陸王純為會

稽宴集池亭哇鳴聒耳王曰殊廢絲竹之聽僧照咒厭便息日晚王欲其復鳴僧照曰王歡已闌令汝恣鳴卽喧聒

梁書

長老涉伽陀降伏菴婆羅提陀惡龍及爲酒困不能折伏蝦蟇

梁武斷酒肉文

須彌山下金剛中有蝦蟇於中受生中有細色金剛不能礙之有天眼者能見此事

法苑珠林

舜攝天子有援耳貫胸之民來獻珠蝦

金樓子

吳南陽滕修爲廣州刺史或語修蝦鬚長一丈

修不信其人後故至東海取蝦鬚長四丈四尺

封以示修修乃服之

交廣記

有丹蝦長十丈鬚長八尺有兩翅其鼻如鋸載

紫桂之林以鬚纏身急流以爲栖息之處馬丹

常折蝦鬚爲杖後棄杖而飛鬚作爲丹亦在

海傍

庶氏掌除毒蠱以攻說禳之嘉草攻之凡歐蠱

則令之比之

司禮

翦氏

下士一人徒二人

掌除蠱物以攻崇攻之以莽草

熏之凡庶蠱之事

腐草之為螢也朽葦之為蒼也稻之為蟹也麥之為蝴蝶也羽翼生焉眼目成焉心智在焉此自無知化為有知而氣易也鶴之為鷹也蒼之為蝦也不失其血氣而形性變也

搜神記

蠶之種八曰蛭蚡

績三月

柘

績四月

蛭

績四月

愛玆

五月

績六月 愛

末績 寒珍

七月 四出

末績 寒

九月 寒

初績 寒

績十月

蠶食而不飲二十一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二十一日而蛻蜉蝣不食不飲二日而死

淮南子

體龍頸而驥喙邁皁素於羔羊

閔鴻蠶賦

舊說太古之時有大人遠征家無餘人唯有一女牡馬一疋女親養之窮居幽處思念其父乃戲馬曰爾能為我迎得父還吾將嫁汝馬既承此言乃絕韁而去徑至父所父見馬驚喜因取而乘之馬望所自來悲鳴不已父曰此馬無事如此我家得無有故乎亟乘以歸為畜生有非常之情故厚加芻養馬不肯食每見女出入輒喜怒奮擊如此非一父恠之密以問女女具以告父必為是故父曰勿言恐辱家門且莫出入

於是伏弩射殺之暴皮于庭父行女與鄰女於皮所戲以足蹙之曰汝是畜生而欲取人爲婦耶招此屠剝如何自苦言未及竟馬皮蹙然而起卷女以行鄰女忙怕不敢救之走告其父父還求索已出失之後經數日得於大樹枝間女及馬皮盡化爲蠶而績於樹上其蠶綸理厚大異於常蠶鄰嬪取而養之其收數倍因各其樹曰桑桑者喪也由斯百姓競種之今世所養是也言桑蠶者是古蠶之餘類也案天官辰爲馬

星蠶書曰月當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也周禮教人職掌禁原蠶者注云物莫能兩大禁原蚕者爲其傷馬也漢禮皇后親採桑祀蚕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公主者女之尊稱也菀窳婦人先蚕者也故今世或謂蚕爲女兒者是古之遺言也

搜神記

伏羲化蠶西陵氏始養蠶

皇圖要覽

園客者濟陰人也姿貌好而性良邑人多以女妻之客終不取常種五色香草積數十年食其

實一旦有五色蛾止其香樹末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蚕焉至蚕時有好女夜至自稱客妻道蚕狀客與俱收蚕得百二十頭蠶皆如瓮大繅一蠶六十日始盡訖則俱去莫知所在故濟陰人世祠桑蚕設祠室焉

列仙傳

建業有嬾人背生一瘤大如數斗囊中有物如蠶粟甚衆行卽有聲恒乞于市自言村婦也常與姊姒輩分養蚕已獨頻年損耗因竊其姒一囊蠶焚之頃之背患此瘡漸成此瘤以衣覆之

卽氣閉悶常露之乃可而重如負囊

搜神記

劉薩何師晝在高塔爲衆說法夜入蠶中以自沉隱旦從蠶出初不寧舍故俗名爲蘇何聖蘇何稽胡名蠶也以從蠶宿故以名焉故以彼俗村村佛堂無不立像名胡師佛也

梁高僧傳

螢火一名耀夜一名景天一名熠燿一名丹良一名燐一名丹鳥一名夜光一名宵燭

一作燈
○古今

注

螢火一名卽炤

爾雅

玉梁有螢火大如蜂聲如雀八翅六足有五色
蝙蝠黃者無腸倒飛腹向天白者腦重頭垂自
挂黑者如鳥至千歲形變如小燕青者毫毛長
二寸色如翠赤者止於石穴穴上入天視日出
入恒在其上

拾遺記

務成子螢火丸方云漢武威太守劉子南從道
士尹公授其方合而佩之永平中於武威北界
遇虜戰敗爲寇所圍矢下如雨未至子南馬數
尺矢輒墮地終不能中傷虜以爲神人乃解圍

去

神仙感應篇

張讓段珪劫少帝及陳留王走小平津帝與王
夜逐螢火光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還宮

後漢書

飛蛾善拂燈一名火花一名慕光

古今注

昭王思諸神異有谷將子學道之人也言於王
曰西王母將來遊必語虛無之術不踰一年王
母將至與昭王遊於燧林之下說炎帝鑽火之
術取綠桂之膏燃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狀如

丹雀來拂於桂膏之上此蛾出於員丘之穴穴洞達九天中有細珠如流沙可穿而結因用為珮此是神蛾之火也蛾憑氣飲露飛不集下羣仙殺此蛾合丹藥西王母與羣仙遊員丘之上聚神蛾以瓊筐盛之使玉童負筐以遊四極來降燕庭出此蛾以示昭王王曰今乞此蛾以合九轉神丹王母弗與拾遺記

楚莊王時官人一旦化為野蛾飛去述異記

蟬論衡化為復育復育轉而為蟬

昔人稱鷄有五德予以為蟬亦有五德頭上有綏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享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節則其信也陸雲寒蟬賦

促織一名投機莎鷄一名絡緯古今注

蛺蝶大者曰鳳子一名鳳車上

蛺蝶一名春駒採蘭雜志

梁山有漢武帝廟至今祭時有蝴蝶一二百降祠所饗其食近之不驚徹饌然後羣去捉之病者

晉義熙中烏傷葛輝夫在嬭家宿三更有兩人把火至堦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杖悉變成蝴蝶繽紛飛散有衝輝夫腋下便倒地少時死

搜神記

魏収字伯起輕薄尤甚人號爲驚蛺蝶

北齊書

蜂燕趙之間謂之蠓螭大者有蜜或呼笛師

方言

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族皆齊而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其旗翌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蜂舟

拾遺記

館陶令諸葛原遷新興太守管輅往餞之原取燕卵蜂窠蜘蛛著器中使覆射卦成輅曰第一物含氣須變依乎宇堂雄雌以形翅翼舒張燕知也第二物家室倒縣門戶衆多藏精育毒得秋乃化蜂窠也第三物殼棘長足吐絲成維尋網求食利在昏夜蜘蛛也舉坐驚喜

管輅傳

佛告弟子當勤精進聽聞諷誦莫得懈怠陰蓋所覆吾念過去無數劫時有佛名一切度王是時衆中有兩比丘一名精進辯一名德樂止共

聽法精進辯者聞經歡喜應時卽得阿惟越致
神通具足德樂止者睡眠不覺獨無所得時精
進辯謂德樂止言佛者難值億百千世時乃一
出當勤精進爲衆善本如何睡眠時德樂止聞
其教詔便卽經行於祇樹間甫始經行復住睡
眠如是煩亂不能自定詣泉側坐欲思惟復生
眠睡時精進辯便以善往而度之化作蜂王飛
趣其眼如欲蜚之時德樂止驚覺而坐畏此蜂
王須臾復睡時蜜蜂王飛入腋下螫其胸腹德

樂止驚心中懾悸不敢復睡時泉水中有雜色
華種種鮮潔時蜜蜂王飛住華上食甘露味時
德樂止端坐視之畏復飛來不敢睡眠思惟蜂
王觀其根本蜂王食味不出華中須臾之頃蜂
王睡眠墮污泥中身體沐浴已復飛還住其華
上時德樂止向蜜蜂王說偈言是食甘露者其
身得安隱不當復持歸徧及其妻子如何墮泥
中自汙其身體如是爲無點毀其甘露味又如
此華者不宜久住中日沒華還合求出則不能

當須日光明爾乃復得出長夜之疲冥如是甚
勤苦時蜜蜂王向德樂止說偈報言佛者譬甘
露聽聞無厭足不當有懈怠無益於一切五道
生死海譬如墮汙泥愛欲所纏裹無智爲甚迷
日出衆華開譬佛之色身日沒華還合世尊般
泥田值見如來世當勤精進受除去睡陰蓋莫
呼佛常在深法之要慧不以色因緣其現有著
者當知爲善權善權之所度有益不唐舉而現
此變化亦以一切故時德樂止聽聞其說卽得

不起法忍解諸法本逮陀隣尼

六度集經

徐邈晉孝武帝時爲中書侍郎在省直左右人
恒覺邈獨在帳內似與人共語有舊門生一夕
伺之無所見天時微有光始開總戶瞥見一物
從屏風裏飛出直入鏡鑊中仍逐視之無餘物
唯見鑊中聚蒿蒲根下有大小青蚱蜢雖疑此物
魁而古來未聞但摘除其兩翼至夜遂入邈夢
云爲君門生所困往來道絕相去雖近有若河
山邈得夢甚悽慘門生知其意乃微發其端邈

初時疑不卽道久乃語曰我始來直便見一青衣女子相從前度猶作兩髻姿色甚美聊試挑謔卽來就已且愛之仍溺情亦不知從何而至此兼告以夢門生因具以狀白亦不復追殺蚱

蝻

廣記

紺繡蜚虫也如蜻蛉七月羣飛闔天云是蝦化

古今注

方言曰蜻蛉謂之唧蛉郭註云江東呼爲狐黎古今注云蜻蛉小而赤者名赤卒一名絳縷一

名赤弁丈人色青而大曰蜻蛉小而黃曰狐黎

陶隱居曰蜻蛉一名諸乘有赤黑青黃不同

一作蜓

蜻蜓一名桑根

說文

一名白宿

呂覽注

淮南人呼康

伊

方言

蜻蛉一名負勞

爾雅

楚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曰吾願生得之養由

基援弓射之拂左翼

尸子

蜻蛉鳴衣裘成蟋蟀鳴懶婦驚

崔寔月令

廣博物志 卷之三十一
黃帝時有大螻如羊

宋符瑞志

廬陵太守平原龐金字子及自說其乃祖非罪
繫獄時有螻蝮行其左右謂曰爾有神當活我
因投食與之食盡後來形稍大數月形如豚及
當刑螻蝮夜掘壁爲孔以出龐氏常祠螻蝮焉

搜神記

隋大業中河南人婦女養姑不孝姑兩目盲婦
以蚯蚓爲羹以食之姑怪其味竊藏一臠留以
示兒兒還見之欲送婦向縣未及而雨雷震失

其婦俄而婦從空中落身衣如故而易其頭爲
白狗頭言語不異問其故答云以不孝姑爲天
神所罰夫以送官時乞食於市復不知所在

記

冥報

鼃黿謂之蠓蚺

蜘蛛長股者俗呼喜子又謂之喜母又名絡新

婦

海錄

重耳奔齊見蜘蛛布網曳繩執豸而食曰人之
有智不如蜘蛛

符子

楚國龔舍初隨楚王朝宿未央宮見蜘蛛大如栗四面縈羅網有虫觸之而死乃嘆曰吾生亦如是耳於是挂冠而退時人笑之謂舍爲蜘蛛隱金樓子

陳郡殷家養子名琅與一婢結好經年婢死後尤往來不絕心緒昏錯其母深察焉後夕見大蜘蛛形如斗樣緣牀就琅便燕爾怡悅母取而殺之與性理遂復異苑

螳螂世謂之天馬交豫謂之拒斧淮南齊杞以

東謂之馬穀方一名斫父說文

蠓蟭一名龍子一曰守宮上樹捕蟬食之其長細五色者名爲蜥蜴短大者名蝾螈一曰虵醫大者長三尺其色玄紺善螫人一名玄螈一

曰綠螈古今注

守宮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蠪螬盧纏或

謂之蜚易南陽人又呼蠪螬其在澤中者謂之易蜴音析

南楚謂之虵醫或謂之蠪螬榮原東齊海岱謂

之蠪螬似蜚易大而而有鱗今所在北燕謂之祝

通言虵醫耳虵音耳○虵音侯兩音

蜒音延桂林之中守宮大者而能鳴謂之蛤解似

醫而短身有鱗采江東人呼為蛤蛻音頭領汝穎人直名為蛤鵠音解誤聲也○方言

曹叔雅異物志曰魚跳跳則蜥蜴從草中下稍

相依近便共浮水上而相合事竟魚還水底蜥

蜴還草中三教珠英

有小蟲形色如大豆咒令叩頭又咒令吐血皆

從所教如似請放稽顙輒七十而有聲故俗呼

為叩頭蟲異苑

縊女蟲也一名蜺長寸許頭赤身黑恒吐絲自

懸昔齊東鄙姜既亂崔杼之室慶封殺其二子

姜亦自縊俗傳此婦骸化為蟲故以縊女名蟲

也

海曲有物名蛇公形如覆蓮花正白並上

蟲有虺者一身兩口爭相齧也遂相食因自殺

人臣之爭事而在其國者皆虺類也韓非子

蟋蟀一名吟蛩一名蛩秋初生得寒則鳴一云

濟南呼為懶婦古今注

釋道賁聞蟋蟀日時聞此聲足代簫管

秦中兒童戲曰顛當顛當牢守門蝮蟪寇汝無處奔顛當蟲也爾雅謂之王蚨蟬

東部姜為蜺樂浪尉為魚有曹氏之子為蟪

豫章有一家婢在竈下忽有人長數寸來竈間

婢誤以履踐殺一人遂有數百人著縲麻持棺

迎喪凶儀皆備出東門入園中覆船下就視皆

是鼠頰作湯澆殺遂絕搜神記

益符虫一名無舌可療閉疾本草

南方有虫名蠹蝓一名蜺蠹又名青蚨形如蟬

而稍大味辛美可食生子必依草葉大如蚕子

取其子母即飛來不以遠近雖潛取其子母必

知處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子血塗錢八十

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錢或先用子錢皆復飛

歸輪轉無已故淮南子術以之還錢名曰青蚨

搜神記

度古似書帶色類蚓長二尺餘首如鏟背上有

黑黃欄稍觸則斷嘗趨蚓蚓不復動乃上蚓掩

之良久蚓化惟腹泥雜俎

虻在孔穴中及艸木稠密處作網如蚕絲爲
幕絡伺蠅蚋觸網則出擒食之形如蠅虎身有

毛斑

陶隱居
本草

江浦之間生麼虫其名曰焦螟羣飛而集於蚊
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
晝拭背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觚俞師曠方夜
垂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
居崆峒之上同齋三月心死形廢徐以神視塊
然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砰然聞之若雷

霆之聲

列子

蠅虎蠅狐也一名蠅蝗一名蠅豹

古今注

號郡有虫名謝豹謝豹人也抱耻死其魄爲虫
潛行地中羞見人掘出之猶以足覆面作忍耻

狀

雜俎

吾初讀莊子蛄二首韓非子曰虫有蛄者一身
兩口爭食相齧遂相殺也茫然不識此字何音
逢人輒問了無解者按爾雅諸書蚕蛹名蛄又
非二首兩口貪害之物後見古今字詣此亦古

之虺字積年凝滯豁然霧解

顏氏家訓

宋明帝嗜蜜漬蟋蟀每啖數升

宋書

蠅醜扇青蠅之類好搖翅自扇

爾雅

庫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

北史

舍衛國中有一老公出家兒小即為沙彌共父

入村乞食村遠日暮父老行遲兒畏毒獸急扶

其父推父墮地應時而死佛言我知汝心無有

惡意不得殺罪此由過去父病睡卧多有飛蠅

數來惱觸父令逐蠅蠅來兒額以杖打之即殺

其兒亦非惡意今還相報

賢愚經

惠帝時洛陽南山有虫作聲曰韓屍識者以為

韓氏將屍戮俄而韓謚被誅

晉書

蓼虫在蓼則生在芥則死非蓼仁而芥賊也本

不可失

蝠螺生子深目黑醜雖飾相就眾人莫取

易林

蜉蝣戴盆不能上山

上

短狐上弩於孟夏之朔浮游羣死於白露

朝

東海有鼈焉冠蓬菜而遊於滄海有紅蟻者聞

而悅與羣蟻相要乎海畔欲觀螯之行月餘螯
潛未出也數日風止海中隱淪如岳其高際天
羣蟻曰彼之冠山何異乎我之戴粒也我何用
數百里勞形而觀之乎 符子

晉太元中桓謙字敬祖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
鎧持槊乘具裝馬從岳中出精光耀日遊走宅
上數百爲羣部障指麾更相撞刺馬旣輕快人
亦便捷能緣几登竈尋飲食之所或有切肉輒
來叢聚力所能勝者以槊刺取逕入穴中蔣山

道士朱應子令作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

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穴中

異苑

孟州王雙宋文帝元嘉初忽不欲見明帝取水
沃地以菰蔞覆上眠息飲食悉入中云恒有女
著青裙白領巾來就其寢母聽聞薦下有聲歷
歷發之見一青色白纓蚯蚓長二尺許云此女
常以一奩香見遺氣甚清芬奩乃螺殼香則萑
蒲根干時咸謂雙暫同阜蝨矣 上

石勒時淳觚白羗婦產一卵大如孟剖之有虫

如巨蟻雙足立行

十六國春秋

董昭之乘船過錢塘江江中見一蟻著一短蘆
遑遽畏死因以繩繫蘆著船船至岸蟻得出其
夜夢一烏衣人謝云僕是蟻中之王也感君見
濟之恩君後有急難當相告語歷十餘年時所
在劫盜昭之被橫錄爲劫主繫餘姚昭之忽思
蟻王之夢結念之際同被禁者問之昭之具以
寔告其人曰但取三兩蟻著掌中語之昭之如
其言夜果夢烏衣云可急投餘杭山中天下旣

亂赦令不及也旣寤蟻齧械已盡因得出獄過

江投餘杭山旋遇赦遂得無他

齊諧記

陳後主時隋軍至江蚯蚓盡出森然如植箭陳
氏水鄉蚯蚓土重象陳氏自稱土德盡出明傾
其窟穴以曲歸直是歲隋平陳

廣五行記

愚痴多故受蚯蚓蟻蝮螻蛄蟻鵠鵠角鴉之屬諸

駭虫鳥

法苑珠林

昔有小國有好林數有五道士於中學道有一
比丘得六神通有一沙彌年始八歲共在山中

各一面坐師知沙彌命餘七日卽語沙彌汝父母思汝汝可歸家八日早來沙彌歡喜稽首而去道逢大雨流潦滂沛地有蟻穴流水欲入沙彌念曰我佛弟子一者慈心二者活生卽便壅土決水令去沙彌歸家無有他變八日晨還師遙見之怪其所以七日應死今何因緣得非鬼神化現來乎卽入三昧見其救蟻現世延壽沙彌至稽首作禮於一面坐師謂言汝作大功德爲自知否沙彌言七日在家無他功德汝命應

盡昨日以救蟻故現世增壽八十餘年沙彌歡喜言善有報卽更勤修精進不懈得阿羅漢

雷蜺大如蚓以物觸之乃蹙縮圓轉若鞠良久引首鞠形漸小後如蚓焉或云齧人毒甚

雜俎

江南有蚊母鳥夏月夜鳴吐蚊叢葦間又蚊樹枇杷熟則皮裂蚊紛然而出

河內有人嘗見黍米許大人馬滿地取火燒之皆化蚊蚋飛去

古今注

南方蚊翼下有蜚虫焉目明者見之每生九卵

復未常曾有復成九子蜚而俱去蚊遂不知亦食人及百獸食者知言虫小食人不去也此虫既細且小因曰細蟻陳章對齊桓公小虫是也此虫長春生以季夏藏於鹿耳中名嬰媿亦細小也 神異經

江南有吐蚊之鳥塞北有蚊母之草南中有產蚊之木

齊桓公卧于栢寢謂仲父曰吾國富民殷無餘憂矣一物失所寡人猶爲於邑白鳥營肌而求

飽寡人因之開翠紗之幃進蚊子焉其蚊有知禮者不食公之肉而退有知足者噉公之肉而退有不知足者遂長噓短吸而食之及其飽也腹腸爲之破潰公曰嗟乎民生亦猶是矣 金樓子

晉獻公二年周惠王居於鄭鄭人入王府多脫化爲蚻射人 搜神記

荊州南齋盛夏之月無白鳥余極寢處於其中及移餘齋則聚蚊之聲如雷矣數丈之間如此之異吁可怪哉 金樓子

元嘉五年秋夕豫章胡充有大蜈蚣長三尺落
充婦與妹前令婢挾擲婢纔出戶忽覩一姥衣
服臭敗兩目無精到六年三月合門時患死亡
相繼異苑

過去有禿頭染衣人共兒持衣詣水邊浣衣已
絞曬持歸爾時大熱眼闔道中見一樹便以衣
囊枕頭下睡有蚊子來飲其頭血見見已父疲
極睡卧便發惡罵云是弊惡婢兒蚊子何以來
飲我父血卽持大棒欲打蚊子蚊子飛去棒著

父頭卽死時此樹神便說偈言寧與智者讐不
與無智親愚爲父害蚊咬去破父頭法苑珠林

曇遊道人清苦沙門也剡縣有一家事蠱人嗽
其食飲無不吐血死遊嘗詣之主人下食遊依
常咒願一雙蜈蚣長尺餘便於盤中跳走遊便
飽食而歸安然無他搜神記

濡需者豕虱也擇疏鬣自以爲廣宮大國不知
屠者一旦鼓臂布草操煙少而已與豕俱焦也

莊子

三虱相與訟一虱過之曰訟者奚說三虱曰爭肥饒之地一虱曰若亦不患臘之至而茅之燥耳若又奚患乃相與聚噉其母而食之彘臞人乃弗殺韓非子

齊魯爭汶陽之田魯侯有憂色魯隱者周豐往見曰臣嘗晝寢啾然有羣虱之鬪乎衣中甘臣膏腴之肌餌臣項膂之膚相與樹黨爭之曰爭不息相殺者大半虱父止之曰吾與汝所慮不過容口而已奚用交戰爲哉羣虱止今以七百

里爲君之城亦以足矣而以汶陽數畝之田惑君之心曾不如一虱之知竊爲君羞之魯侯曰善符子

余居貧布衣十年不制一袍之縵有生所託資其寒暑無與易之爲人多病起居甚疎縈寢敗絮不能自釋兼攝性懈惰嬾事皮膚澡刷不謹幹沐失時四體皴皴加以臭穢故葦席蓬纓之間蚤虱猥流淫癢涓澆無時怒肉探揣攫撮日不替手虱有諺言朝生暮孫若吾之虱者無湯

沐之慮絕相弔之憂宴聚乎久襟爛布之裳服
無改換指齧不能加脫畧緩嬾復不勲於捕討
孫孫息息三十五歲焉 卞柳蚤賦序

太原孫廣頭上有虱不得有虱大者便遭其喪
大功小則小功總麻

江泌性仁義衣敝虱多綿裹置壁上恐虱饑死
乃復置衣中後終身無虱 齊書

晉愍帝時大蝗司冀青雍螽石勒亦競取百姓
禾時人謂之胡蝗

稱南陽卓公為 氏令蝗不入界蓋以賢明

至誠災虫不入其縣也此又虛也夫賢明至誠
之化通於同類能相知心然後慕服蝗虫閩虫
之類也何知何見而能知卓公之化使賢者處
深野之中閩虫能不入其舍乎閩虫不能避賢
者之舍蝗虫何能不入卓公之縣如謂蝗虫變
與閩虫異夫寒温亦災 使一郡皆寒賢者
長一縣一縣之界能獨温乎夫寒温不能避賢
者之縣蝗虫何能不入卓公之界夫如是蝗虫

適不入界卓公賢名稱於世世則謂之能却蝗

虫矣

論衡

變復之家謂虫食穀者部吏所致也貪則侵漁故虫食穀身黑頭赤則謂武官頭黑身赤則謂文官使加罰於虫所象類之吏則虫滅息不復見矣夫頭赤則謂武吏頭黑則謂文吏所致來時或頭赤身白頭黑身黃或頭身皆黃或頭身皆青或皆白若魚肉之虫應何官吏時或白布猶吏被刑乞貸者威勝於官取多於吏其

虫形象何

案虫滅

之時則吏未必

時有居禾田

之中時有魚蝦蟹之類皆為穀害或時希出而暫為害或常有而為災等類衆多應何官吏魯宣公履畝而稅應時而有蟻生者或言若蝗蝗時至蔽天如雨集地食物不擇穀草察其頭身象類何吏變復之家謂蝗何應建武三十一年蝗起太山郡西南過陳留河南遂入夷狄所集鄉縣以千百數當時鄉縣之吏未皆履畝蝗食

廣博物志卷之五十一
穀草連日老極或蜚徒去或止枯死當時鄉縣
之吏未必皆伏罪也 上

馬援爲武陵太守有蝗援振貧窮薄賦稅蝗入
海化爲魚蝦

後漢徐栩字敬鄉吳由拳人少爲獄吏執法詳
平爲小黃令時屬縣大蝗野無生草過小黃界
飛逝不集刺史行部責栩不治栩棄官蝗應聲
而至刺史謝令還寺舍蝗卽飛去 搜神記

廣博物志卷之五十一 終